



宋元通鑑

六十七卷之七十

宋高宗



廿一

特別
98
3719
21



U 8
3719
21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七

癸丑至甲寅凡二年

高宗八

紹興三年

金天會十一年

春正月丁巳朔帝在臨安甲子李

李橫

橫舉兵伐金復潁昌府橫屢敗劉豫及金兵詔以橫

為襄陽府鄧隨郢州鎮撫使乙丑金人陷金州時

金人久窺蜀以吳璘駐兵和尚原扼其衝不得逞將

出奇取之乃以叛將李彥琪駐秦州晁仙人關以綴

曆器

吳玠河池之師復游騎出熙河以綴關師古撒離喝自商於直壽上津攻金州王彥以三千人迎敵而敗焚積聚退保石泉撒離喝遂乘勝而進 辛未造渾天儀 庚辰詔春秋望祭西京諸陵建望祭殿于臨安淨慈寺後每歲寒食差官望祭 二月巳丑權邦彥卒邦彥字朝美河間人以太學上舍第積官僉書樞密初嘗獻議以圖中興及預政幾一年碌碌無所建明又助呂頤浩以排李綱士論少之 召知柳州常同還朝同首論朋黨之禍自元豐新法之行始分黨與邪正相攻五十餘年章惇倡於紹聖之初蔡京

常同

和於崇寧之後元祐臣僚竄逐貶歿上下蔽蒙養成夷虜之禍今國步艱難而分朋締交背公死黨者固自若也恩歸私門不知朝廷之尊重報私怨寧復公議之顧臣以為欲破朋黨先明是非欲明是非先辨邪正則公道開而奸邪息矣上曰朋黨亦難破同對曰朋黨之結蓋緣邪正不分但觀其言行之實察其朋附之私則邪正分而朋黨破矣上曰君子小人皆有黨同又對曰君子之黨協心濟國小人之黨挾私害公為黨則同而所以為黨則異且如元祐臣寮中遭讒謫竄殛流死而後禍亂成今在朝之士猶謂元

通鑑卷之六十一 宋紀
祐之政不可行。元祐子孫不可用。上曰聞有此論。同對曰禍亂未成。元祐臣僚固不能以自明。今則是非定矣。尚猶如此。蓋今日士大夫猶宗京黼等。傾邪不正之論。朋黨如此。公論何自而出。願陛下始終主張善類。勿爲小人所惑。辛卯王彥引兵會吳玠于饒風關。金人長驅趨洋漢。劉子羽聞王彥敗。亟命田晟守饒風關。而遣人召吳玠入援。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至饒風。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撒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悉力仰攻。一人先登。二人擁後。先者旣歿。後者代攻。玠軍弓弩亂

發大石摧壓如是者六晝夜。歿者山積。敵乃更募死士由間道自祖溪關入。繞出玠後。乘高以闕。饒風諸軍不支。遂潰。敵入洋州。玠邀子羽去。子羽不可而留。玠同守定軍山。玠難之。遂退保興元之西縣。子羽亦焚興元。退保大安之三泉縣。己亥撒離喝遂入興元至金牛鎮。四川大震。子羽從兵不滿三百。與士卒取草芽木甲食之。遺玠書訣別。玠得書未有行意。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矣。玠乃間道會子羽。子羽留玠共守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弃。復往守仙人關。子

楊政

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壁壘方成而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曰此非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歿于此敵尋亦引去時張浚亦欲移守潼川子羽遺書言已在此金人必不南浚乃止金兵由斜谷北去子羽謀邀之于武休不及撒離喝既回鳳翔遣十人持書招子羽子羽皆斬之而縱其一還曰為我語賊欲來即來吾有歿爾何可招也初子羽聞有金兵預徙梁洋之積及金人深入餽餉不繼殺馬及兩河所僉軍士以食而子羽玠復腹背要擊之死傷十五六疫癘且作

乃引衆還子羽玠因出師掩其後金人墮溪死者不可勝計盡棄輜重而走餘兵不能自拔者悉降子羽遂還興元金人始謀本謂玠在西邊故涉險東來不虞玠馳至雖入三州而得不償失辛亥以席益叅知政事徐俯僉書樞密院事三月甲子李橫傳檄收復東京劉豫以金人來戰于牟馳岡橫師敗績穎昌復陷夏四月劉豫將董震以魏州來歸李成復寇陷之湖寇楊太賊衆日盛自號大聖天王立鍾相少子子儀為太子太以下皆臣事之詔統制王瓌會兵討太太原名么益楚人謂年少者為么云辛

逼之使叛

通鑑卷之二十一
亥水軍都統制徐文以眾叛奔劉豫文勇力過人揮
刀重五十斤所向無前眾呼為徐大刀以功為淮東
浙西沿海水軍都統制諸將忌之譖其將叛朝廷遣
兵襲之文遂以所部海舟六十艘官軍四千餘自明
州浮海抵鹽城降于劉豫曰沿海無備二浙可襲也
豫大喜以文知萊州令帥其眾寇通泰州 五月壬
戌潘致堯使金還言金人欲重臣通使以取信遂寢
出師之議 丁卯以韓肖胄僉書樞密院事遣與胡
松年同往金議和至齊劉豫欲肖胄等以臣禮見肖
胄無以應松年曰均為宋臣遂長揖不拜豫不能屈

胡松年

蜀功

乙亥與金人議和遂詔李橫等班師還鎮禁邊兵
侵齊仍禁諸路招納淮北及中原人來歸者 丙子
王彥復金州金人遂弃均房巳卯論金牛之功以吳
玠為利州路階成鳳州制置使劉子羽為寶文閣直
學士王彥為保大軍承宣使諸將佐第賞有差 庚
辰張浚解使事及劉子羽等赴行在 辛未罷宣撫
司便宜黜陟 六月巳酉岳飛自虔州班師時虔吉
盜連兵寇掠循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邵武汀
諸州帝專命飛平之飛至虔固石洞賊彭友悉眾至
粵都迎戰躍馬馳突飛麾兵即馬上擒之餘黨退保

徐慶

固石洞洞高峻環水止一徑可入飛列騎山下令皆持滿黎明遣歿士疾馳登山賊衆亂弃山而下騎兵圍之賊呼丐命飛令勿殺受其降因授徐慶等方畧捕諸郡餘賊皆破降之初帝以隆祐太后震驚之故密令飛屠虔城飛請誅首惡而赦脇從帝許焉虔人感其德繪像祠之及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之 秋七月己未復置博學宏詞科初許任子就試 癸酉呂頤浩等以旱乞罷政帝賜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協恭交修不逮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頤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右僕射朱勝非母喪起復

陳思恭
張崇

八月己亥翟琮以劉豫盡有梁衛之地恐不能孤立乃弃伊陽突圍奔襄陽 沂王樛與駙馬劉文彥告二帝謀變金人按問無狀樛等被誅 九月戊午呂頤浩罷頤浩屢請興師復中原謂太祖取天下兵不過十萬今有兵十六七萬矣然自金人南牧莫敢嬰其鋒比年韓世忠張俊陳思恭張崇屢奏人有戰心天將悔禍又金人以中原付劉豫三尺童子知其不能立國願睿斷早定決策北向今之精銳皆中原人恐久而消磨他日難以舉事帝方主和議不從至是以水旱不時蘇湖二州地震下詔罪已求言頤浩

人主之言

連章待罪帝一日謂大臣曰國朝四方水旱無不上聞近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奏何也會侍御史辛炳殿中侍御史常同論順浩過惡遂罷為鎮南節度使提舉洞霄宮順浩有膽略善弓馬當國步艱難之日人倚為重然其再相也胡安國勸其法韓忠獻以至公無我為先報復恩讐為戒順浩不能用乙亥以劉光世韓世忠王瓌岳飛分屯沿江諸州時諸將擁重兵而無分地劉光世在鎮江月費至二十萬緡每聞易鎮則設辭不奉詔有急復遷延以避之朝廷無如之何故命四人易鎮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

順浩不終

易鎮

分屯

使屯池州世忠為淮南東路宣撫使屯鎮江瓌為荆湖制置使屯鄂州飛為江南西路制置使屯江州冬十月李成寇襄鄧李橫奔荆南成遂陷京西六郡十一月乙亥復元祐十科取士法從朱勝非之言也金兀朮陷和尚原於是宣撫司分陝西之地自秦鳳至洋州以利州制置使吳玠主之屯仙人關金房至巴達鎮撫使王彥主之屯通州文龍至威茂統制劉錡主之屯巴西洮岷至階成統制關師古主之屯武都十二月巴西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即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

何待今日

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
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
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
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
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
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
也帝不聽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
還兩宮及河南地 季陵卒陵字延仲處之龍泉人
登政和二年上舍第三陵善言事奏疏可觀然附范
宗尹則謂凡受僞命者皆當進用臺諫不當復以爲

急請還愈
不還此情
也

皇制最重
宋人以此
占品

言攻張浚則謂在蜀失於太專自陝以西將不知有
陛下君子皆不謂然也幸醫王繼先授榮州防禦使
陵草其制時論亦以此少之

四年金天會十二年春正月辛亥朔帝在臨安乙卯遣章誼

等爲金國通問使 巳卯韓肖胄罷肖胄與朱勝非

不合力求罷從之 二月癸未席益罷 三月辛亥

吳玠吳玠與金兀朮戰于仙人關先是玠守和尚原

餽餉不繼玠慮金人必復深入且其地去蜀遠乃命

玠別營壘于仙人關右之地名曰殺金平移兵守之

至是兀朮撒离喝劉夔帥步騎十萬破和尚原進攻

楊政能言亦能行

璘能盡力又能休力

仙人關自鐵山鑿崖開道循嶺東下玠以萬人守殺金平以當其衝璘自武階路入援先以書抵玠謂殺金平之地闊遠前陣散漫後陣阻隘宜益修第二隘示必歿戰然後可以必勝玠從之急治第二隘璘冒圍轉戰七晝夜始得與玠會于仙人關敵首攻玠營玠擊走之又以雲梯攻壘壁楊政以撞竿碎其梯以長矛刺之諸將有請別擇地以守者璘拔刀畫地謂諸將曰歿則歿此退者斬金軍分爲二兀木陣于東韓常陣于西璘率銳卒介其間左繞右縈隨急而後戰戰久璘軍少憊急屯第二隘金生兵踵至人被重

田晟

王喜

王武

王俊

鎧鐵鈎相連魚貫而上璘以駐隊矢迭射矢下如雨歿者層積敵踐而登撒葛喝駐馬四視曰吾得之矣翌日命攻西北樓姚仲登樓酣戰樓傾以帛爲繩挽之復正金人用火攻樓仲以酒缶撲滅之玠急遣統領田晟以長刀大斧左右擊明炬四山震鼓動地明日大出兵統領王喜王武率銳士分紫白旗入金營金陣亂奮擊射韓常中左目金人始宵遁玠遣綬制官張彥劫橫山砦王俊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是役也兀木以下皆攜妻孥來劉夔乃劉豫腹心本謂蜀可圖旣不得逞度玠終不可犯乃還據鳳翔授甲

通鑑卷六十一 宋紀
士田爲久留計自是不妄動矣 戊午以趙鼎參知政事 壬戌召孟庾還罷都督府以其兵屬張俊 乙丑張浚至臨安浚雖被召以劉子羽等軍敗秘其事未行王似盧法原亦未赴闕已而詔押似法原赴鎮浚及子羽王庶劉錫等俱赴行在初辛炳知潭州浚在陝以檄發兵炳不遣浚奏劾之至是炳爲御史中丞率殿中侍御史常同等劾浚喪師失地跋扈不臣遂落職奉祠福州居住安置劉子羽于白州詔以王似爲川陝宣撫使盧法原吳玠副之會兀朮攻關爲吳玠所敗法原素與玠不睦玠因奏功訟法原不

處太重

盧法原

劉光世之
有物論也
吳玠之不
平于法原
也朝廷皆
宜處分

師古不終

范冲

濟師上手詔詰問法原自辯甚力上意不解憂恚而
辛法原字立之湖州德清人以同上舍出身歷端明
殿學士爲川陝使上嘗謂其兄知原曰卿兄弟皆以
材見稱于世故並用之法原用兵前後屢捷上所倚
重乃亦竟不免云 夏四月甲午制置使關師古及
金人戰于熙河拔金寨數十金人大斲旣而慕洧與
金人合兵攻之師古戰不勝降金 丙午徐俯罷與
趙鼎議不合故也 癸丑以范冲直史館重修神宗
哲宗實錄冲祖禹之子也先是隆祐太后生辰置酒
宮中從容謂帝曰宣仁太后之賢古今母后未有其

比管姦臣肆爲謗誣。雖嘗下詔明辯。而國史尚未刪定。豈足傳信。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望於帝也。帝悚然。至是召冲直史館。重修神宗哲宗實錄。冲乃爲神宗考異。明示去取。舊文以墨書。刪去者以黃書。新修者以朱書。世號朱墨史。又爲哲宗辯誣錄。由是二史得其正。而姦臣情狀益著。冲又舉尹焞以自代。焞居涪州。築三畏齋以居。邦人不識其面。至是召爲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焞以疾辭。冲奏給五百金爲行資。遣漕臣奉詔至涪。敦遣。旣又除常同爲起居郎。中書舍人史館修撰。先是同嘗上疏論神哲二史曰。章惇

得人

得人

蔡京蔡卞之徒。積惡造謗。痛加誣詆。是非顛倒。循致亂危。在紹聖時。則章惇取王安石日錄私書。改修神宗實錄。在崇寧後。則蔡京盡焚毀時政記日歷。以私意修定哲宗實錄。其間所載。悉出一時奸人之論。不可信于後世。伏惟宣仁保佑之德。豈容異辭。而蔡確貪天功。以爲己力。厚誣聖后。收恩私門。陛下即位之初。嘗下詔明宣仁安社稷大功。今國史院據實刊修。又復悠悠。望精擇史官。先修哲宗實錄。候書成。取神宗朱墨史。攷證修定。庶毀譽是非。皆得其實。上深嘉納。至是命同修撰。且諭之曰。是以卿家世傳聞多。

得事實故也。一日奏事上，愀然曰：向昭慈嘗言宣仁有保佑大功，誓宗自能言之。止為宮中有不得志於宣仁者，因生誣謗，欲辯白其事，須重修實錄，具以保立勞效，昭示來世。此朕選卿意也。同乞以所得聖語宣付史館，仍記于實錄卷末。五月庚戌朔，以岳飛

大豫成通謀

擒盜亦能

分禦虜之

力而盜與

虜將合又

不容不急

剪殊苦要

既據襄陽，又欲自江西陸行趨浙，與太會。帝命飛為之備。朱勝非言：襄陽國之上流，不可不急取。飛亦奏襄陽等六郡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病。李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殄羣盜。帝以

語趙鼎，鼎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有是除飛渡

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丙子，復選

宗室子伯玖育宮中。秋七月戊申，以胡松年僉書

樞密院事。朱勝非薦之也。岳飛復襄陽等六郡，先

是飛至郢，偽齊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歿。飛復郢州，遂趨襄陽。李成迎戰左臨

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平曠。成左列騎江

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十萬，何能為舉鞭？指王貴曰：爾

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臯曰：爾以騎兵擊其步

卒。合戰，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江，步卒死者無數。

王萬

通鑑卷六十一
成夜遁飛遂復襄陽偽齊劉豫收成餘衆益兵駐新
野飛與別將王萬夾擊大敗之又使牛皐復隨州王
貴張憲復唐鄧州信陽軍襄漢悉平飛移屯德安軍
聲大振捷聞帝喜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其
能破敵如此飛因奏金賊所愛惟子女金帛志已驕
惰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
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爲力襄陽隨郢地皆膏腴苟行
營田其利甚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勦敵時方重深
入之舉而營田之議自是興矣 八月庚辰以趙鼎
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 戊子改命趙鼎

政府爭

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徐俯既去言者謂當國
者不知兵乞令參政通知由是鼎爲朱勝非所忌除
鼎樞密都督鼎辭以非才帝曰四川全盛半天下之
地盡以付卿黜陟專之可也鼎條奏便宜復爲勝非
所抑乃上疏言頃者陛下遣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
倍于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陛下有礪山帶河之誓
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
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者之甚也大抵專黜陟
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安其分謂爵賞可以苟
求一不如意便生觖望是時蜀士至于醵金募人詣

正須朝廷
即與處分

通鑑卷之二十一
關訟之以無爲有。何以自明。故有志之士欲爲國立事者。每以浚爲戒。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望憫臣孤忠。使得展布四體。少寬陛下西顧之憂。又言臣所請兵不滿數千。半皆老弱。所齎金帛至微。薦舉之人。除命甫下。彈墨已行。臣日侍宸衷。所陳已艱難。况在萬里之外乎。乙未。遣吏部員外郎魏良臣使金。初。章誼至雲中。論李永壽所需三事。金人互有可否。獨畫疆一事未定。而粘沒喝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兵。蓋欲畫江以益劉豫。誼等還至睢陽。爲豫所留。以計

得免。帝嘉勞久之。復命良臣奉表通問。時金人已定

議出兵。而帝未之知也。王瓌遣忠銳統制崔增等

討楊太于鼎。江師敗。皆沒。太乘大水出兵。破鼎州

社木寨。守將許筌戰沒。官軍死者甚衆。於是授岳飛

清遠軍節度使。代王瓌討太飛。時年三十二。中興諸

將建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九月辛酉。合祭天地

于明堂。國子丞王普言。按書舜典。命夔曰。詩言志。歌

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蓋古者既作詩。從而歌之。然後

以聲律和而成曲。自歷代至于本朝。雅樂皆先製樂

章。而後成譜。崇寧以後。乃先製譜。後命詞。於是詞律

攻

許筌

王普

樂

不相諧協。且與俗樂無異。乞復用古製。又按周禮奏黃鐘歌大呂以祀天神。黃鐘堂下之樂。大呂堂上之樂也。郊祀之禮。皇帝版位在午階下。故還位之樂。當奏黃鐘。明堂版位在阼階上。則還位當歌大呂。今明堂禮不下堂。而襲郊祀還位例。並奏黃鐘之樂。于義未當。尋皆如舊議。先是帝嘗以時難備物。禮有從宜。敕戒有司。參酌損益。務崇簡儉。仍權依元年例。令登歌通作宮架。其押樂舉麾官及樂工器服等。蠲省甚多。既而國步漸安。始以保境息民為務。而禮樂之事。寢以興矣。庚午朱勝非罷。先是勝非以母喪去位。

未見得

大節一壞不可復救

詔起復之會。久雨。勝非累章乞免。且自論當罷者十。一事。帝未許。待御史魏劾。劾其過。勝非亦請解官。持餘服許之。勝非居相位。苗劉之變。保護之功。為多。然詆李綱。忌趙鼎。人以是少之。劉豫使其子麟以金兵入寇。先是金主晟與粘沒喝議南侵。會兀朮還力言不可。曰：江南卑濕。今士馬困憊。糧儲未豐。足恐無成功。粘沒喝曰：都監務倫安耳。金主以議不合。乃止。至是。劉豫聞岳飛復襄鄧。遂乞師于金。晟乃命訛里朶撻懶調渤海漢軍五萬以應。豫謂兀朮知地險易。使將前軍。豫遣其子麟。姪猊。各將金兵分道南侵。騎

忠武何不竟伐劉豫壬子詔暴其罪宜在此日堂堂義奈何為彼所先

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州 癸酉以趙鼎為尚
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事時邊報驟至舉朝
震恐鼎將赴川陝陛辭帝曰卿豈可遠去當遂相朕
鼎素主元祐之學與呂本中深相知至是哲宗實錄
成鼎入相本中草制有曰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
賤霸散牛李之黨更須明是以去非制下朝士相慶
秦檜以本中為破和議斲之 以沈與求參知政事
冬十月丙子朔與趙鼎定策親征 詔韓世忠屯
揚州詔詞懇切世忠感泣曰主憂如此臣子何以生
為遂濟師進屯揚州 癸未召張浚于福州初浚至

福州慮金齊必併力窺東南而朝廷已議講解因上
疏極言其狀至是帝思其言會趙鼎勸帝親征帝從
之喻樗謂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
果出萬全乎或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
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贊上行耳若事之濟否
則非鼎所逆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耳張德遠有
重望若使宣撫江淮荆浙福建俾以諸道兵赴闕則
其來路即朝廷歸路也鼎然之入言于帝遂召浚以
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戊子韓世忠至
揚州使統制解元守承州候金步卒親提騎兵駐大

儀以當敵騎伐木為柵自斷歸路會魏良臣使金過之世忠撒炊爨給良臣有詔移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曰眈吾鞭所嚮於是移軍復向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千餘所約聞鼓即起擊良臣至金軍中金前將軍聶兒孛堇問官軍動息具以所見對孛堇大喜即引兵至江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不野擁鐵騎過五陣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旗襍出金軍亂官軍迭進世忠令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搃人胸下斫馬足敵被甲陷泥淖世忠麾勁騎四面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

董收

成閔

沈與求

不野等二百餘人而世忠所遣董收亦擊敗金人于天長之鷓口橋已丑金人攻承州解元遇敵于州之北門設水軍夾河陣一日十三戰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獲甚多世忠復親追至淮金人驚潰相蹈藉溺死者甚衆捷聞羣臣入賀帝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沈與求曰自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厥功不細論者以此舉為中興武功第一 戊戌帝御舟發臨安壬寅次平江詔追復鄒浩龍圖閣待制蔡崇禮撰制盛推帝所以褒恤遺直之意有曰處心不欺養

通鑑卷之二十七 宋紀
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嘗犯於雷霆計不顧身去國
再遷於嶺徼羣臣動色志士傾心又曰英爽不思想
生氣之猶在奸諛已歿知朽骨之尚寒同列推重
金齊之兵日迫羣臣勸帝他幸散百司以避之張俊
曰避將安之惟進禦乃可耳趙鼎曰戰而不捷去未
晚也帝因曰朕為二聖在遠屈已請和而彼復肆侵
凌朕當親擣六師臨江決戰沈與求復力贊之鼎喜
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將士必奮成功
可必臣願効區區以圖報國於是以前孟庾為行宮留
守命百司不預軍旅之務者從便避兵以張俊為浙

西江東宣撫使王瓌為江西沿江制置使胡松年詣
江上會諸將議進兵劉光世移軍建康後宮自温州
泛海如泉州光世遣人諷鼎曰相公自入蜀何事為
他人任患韓世忠亦曰趙丞相真敢為者鼎聞之恐
意中變乘間言陛下養兵十年用之正在今日若少
加退沮即人心渙散長江之險不可復恃矣帝遂發
臨安劉錫楊存中以禁兵扈從韓世忠捷奏至帝次
平江欲自渡江決戰鼎曰敵遠來利在速戰遽與爭
鋒非策也且逆豫猶遣其子豈可煩至尊邪帝乃止
及胡松年自江上還云北兵大集然後知鼎之有先

此君父於
逆豫尚何
不擇言之
甚

果若此言
士大夫知
忠君者少
知避難者

見也 十一月壬子下詔暴劉豫罪逆于六師自豫
僭逆朝廷以金故至名為大齊至是始聲其罪以厲
六師 已未以張浚知樞密院事初浚以召命至見
鼎執其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喻子才之
功也復命浚知樞密院事以其盡忠竭節詔諭中外
浚既受命即日赴江上視師時權懶兀术擁兵十萬
約日渡江決戰浚長驅臨江召劉光世韓世忠張俊
議事將士見浚勇氣十倍浚既部分諸將身留鎮江
以節制之 邵伯溫卒伯溫雍之子也初雍嘗曰世
行亂蜀安可避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

多恐生長
於蜀強平
為流寓占
居無葬身
之地矣○
宰相亡人
家國亦可
以宰相待
之乎蜀可
避難死生
有命何以
稱焉想記
者謬也○
須知伯溫
以全身故
生平持論
若此恐為
小人所抑
揄也居蜀
中亦惟恐

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
以蔡確姦邪投之歿地何足惜然嘗為宰相當以宰
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
之罪言既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
仁人之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
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
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祕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
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
此三語盡伯溫出處云 十二月壬辰金齊合兵圍

不深之意

仇念

紛紛遣使
不加督戰
那有此等
氣力
望愈

廬州守臣仇念嬰城固守。求援于岳飛。飛遣牛皐徐慶援之。皐至。遙語金將曰：牛皐在此，爾輩胡為見犯？衆愕然不戰而潰。飛謂皐曰：必追之。去而復來，無益也。皐乃追擊三十餘里，金人相踐及殺，死者不可勝計。魏良臣還自金，良臣至，金粘沒喝言當割建州以南，王爾家為小國，索銀絹千萬，犒軍乃約。良臣等再使侍御史魏在請罷講和二字，以攻守代之。飭厲諸將，力圖攘狄，遂不復遣。金撻懶屯泗州，兀朮屯竹塹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兀

朮曰：張樞密貶嶺南，何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兀朮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番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兀朮等既去，劉麟、劉猷不能獨留，亦弃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尤當博

况敵原未
退東南原
未安

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
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
勿以敵退為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
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
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
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
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漢高祖先保關中故能東嚮
與項籍爭光武先保河內故能降赤眉銅馬之屬唐
肅宗保靈武故能破安史而復兩京今朝廷以東南
為根本苟不大修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

引喻似不
緊切

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
前之安臣又以為不然秦師三伐晉以報殺之師諸
葛亮佐蜀連年出師以圖中原不如是不足以立國
高祖在漢中謂蕭何曰吾亦欲東光武破隗囂既平
隴復望蜀此皆以天下為度不如是不足以混一區
宇戡定禍亂况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
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
精銳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
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之宜則當
料理淮甸荆襄以為東南屏蔽夫六朝之所以能保

此是大失
善亦將帥
惟怯故

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以魏武之雄符堅石勒之衆宇文拓跋之盛卒不能窺江表後唐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其後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制故敵人得以侵擾窺伺今當於淮之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衆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爲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爲之志而勿失機

駐建康

會則以弱爲強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強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爲駐蹕之所臣昔舉天下形勢而言謂關中爲上今以東南形勢而言則當以建康爲便今者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治城池修宮闕立官府剗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于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強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爲內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緩懷之所當先也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闕而日

感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蓄。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闕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

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臨。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効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場。使疲於奔命哉。臣夙夜爲陛下思。所以爲善後之策。惟自昔創業中興之主。必躬冒矢石。履行陣而不避。故高祖既得天下。擊韓王信。陳豨。黥布。未嘗不親行。光武自即位。至平公孫述。十三年間。無一歲不親征。本朝太祖太宗定維揚。平澤潞。下河東。皆躬御戎輅。真宗亦有澶淵之行。措天下於大安。此謂始憂勤而終逸樂。

也若夫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陝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不測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也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將帥修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可乎臣又觀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豈不以釁隙既深終

那有閒暇時在忙中料理可矣

斬截

無講好修睦之理故邪東晉渡江石勒遣使于晉元帝命焚其幣而却其使彼遣使來且猶却之此何可往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輶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况於吾自治自強之計動輒相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修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

不遷都不遣使只此二着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
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強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聞耳。臣昧死上條六事：一曰信任輔弼，二曰公選人材，三曰變革士風，四曰愛惜日力，五曰務盡人事，六曰寅畏天威。何謂信任輔弼？夫興衰撥亂之主，必有同心同德之臣相與有為。如元首股肱之於一身，父子兄弟之於一家，乃能協濟。今陛下選於衆以圖任，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矣。然臣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跡，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

之。則君臣之美垂於無窮矣。何謂公選人材？夫治天下者必資於人才，而創業中興之主所資尤多。何則？繼體守文，率由舊章，得中庸之才亦足以共治。至于艱難之際，非得卓犖瓌偉之才，則未易有濟。是以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世出之才參贊翊佐，以成大業。然自晉抱不羣之才者，多為小人之所忌嫉。或中之以黯闇，或指之為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擿之以細故。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難於自進，耻於自明。雖負重謫，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辯。苟非至明之主，深察人之情偽，安能辯其非辜哉？陛下臨御以來，用人

通鑑卷之七十一
多矣世之所許以爲端人正士者往往閑廢於無用之地而陛下寢寐側席有乏材之歎蓋少留意而致察焉何謂變革士風夫用兵之與士風似不相及而實相爲表裏士風厚則議論正而是非明朝廷賞罰當功罪而人心服攻之本朝嘉祐治平以前可知已數十年來奔競日進論議徇私邪說利口足以惑人主之聽元祐大臣持正論如司馬光之流皆社稷之臣也而羣枉嫉之指爲奸黨顛倒是非政事大壞馴致靖康之變非偶然也竊觀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滄訛成風豈朝廷之福哉大抵朝廷設

耳目及獻納論思之官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必須覈實而後言使其無實則誣人之罪服讒蒐慝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也何謂愛惜日力夫創業中興如建大廈堂室與序其規模可一日而成鳩工聚材則積累非一日所致陛下臨御九年于茲境土未復僭逆未誅仇敵未報尚稽中興之業者誠以始不爲之規摹而後不爲之積累故也邊事粗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不過簿書期會不切之細務至于攻討防守之策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夫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亦無不可爲之時惟失其時則事之小者

通鑑卷之七十一 宋紀
日益大事之易者日益難矣何謂務盡人事夫天人之道其實一致人之所爲即天之所爲也人事盡於前則天理應於後此自然之符也故創業中興之主盡其在我而已其成功歸之於天今未嘗盡人事敵至而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其可乎臣願陛下詔二三大臣協心同力盡人事以聽天命則恢復土宇剪屠鯨鯢迎還兩宮必有日矣何謂寅畏天威夫天之於王者猶父母之於子愛之至則所以爲之戒者亦至故人主之于天戒必恐懼修省以致其寅畏之誠比年以來熒惑失次太白晝見地震水溢或久陰

不雨或久雨不霽或當暑而寒乃正月之朔日有食之此皆天意眷佑陛下丁寧反覆以致告戒惟陛下推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則變災而爲祥矣凡此六者皆中興之業所關而陛下所當先務者今朝廷人才不乏將士足用財用有餘足爲中興之資陛下春秋鼎盛欲大有爲何施不可要在改前日之轍斷而行之耳晉唐太宗謂魏徵爲敢言徵謝曰陛下導臣使言不然其敢批逆鱗哉今臣無魏徵之敢言然展盡底蘊亦思慮之極也惟陛下赦其愚直而取其拳拳之忠疏奏上爲賜詔褒諭 岳飛奏襄陽等六

通鑑卷六十八 宋紀
郡人戶闕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負州縣官以招集流亡爲殿最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七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八 乙卯一年

高宗九

紹興五年 金熙宗 宣統仍稱 天會十三年 春正月乙巳朔日食帝在

平江府辛亥召張浚還壬戌命韓世忠屯鎮江劉光

世屯太平張俊屯建康俊嘗以其軍從上行至是始

軍于外 巳巳金主吳乞買卒兄之孫亶立初粘沒

喝兀术等會朝上京以諳班勃極烈之位久虛請立

通鑑卷之六十八 宋紀
太祖之孫令刺金主不得已許之合刺即亶也至是
乞買卒亶立追尊其考豐王繩果爲景宣皇帝妣蒲
察氏爲惠昭皇后又追帝其先祖函普曰始祖烏魯
曰德帝跋海曰安帝綏可曰獻祖烏古迺曰景祖劾
里鉢曰世祖頗刺淑曰肅宗盈哥曰穆宗烏雅束曰
康宗妣皆爲后復定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二月壬午帝還臨安丙戌以趙鼎張浚爲尚書左
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出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史館校勘喻樗獨曰
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

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
必更張是賢者自將背戾矣尋命浚如江上議邊防

蘇雲卿

初廣漢人蘇雲卿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
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易未嘗疾
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
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
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不一價市鬻者利倍而售
速先期輸直夜織履堅韌過革烏人爭買之以饋遠
以故薪米不乏有羨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

高行

經意漑園之隙閉門高臥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
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
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
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
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密物色曰此獨有灌園蘇翁無
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動
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銜竹
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
計此爲蘇雲卿也旣而汲泉煮茗意稍款浹遂扣其
鄉里徐曰廣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

客又問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於知君子短於
知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曰
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便了得
在二客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共濟大業因出
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
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
則扃戶聞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
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歎曰求之不早
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
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潜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

予罪曷鍼 丁亥吳玠復秦州玠聞虜犯淮南遣吳
璘楊政乘機牽制璘等出奇兵自天水至秦拔其城
撒離喝聞秦被圍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已
丑建太廟于臨安時太廟神主寓温州歲時委守臣
薦享司封郎中林待聘言神主禮宜在都今新邑未
奠請考古師行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于是
始就臨安建太廟遣太常少卿張銖迎神主奉安帝
行款謁禮侍御史張致遠言創建太廟甚失興復大
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言去年建明堂今年立太廟
是將以臨安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不報 閏

張致遠

張珣

月丁未胡松年罷 置摠制司命戶部尚書章誼措
置財用以孟庾提領摠制司先是帝在揚州四方貢
賦不以期至呂順浩葉夢得等言政和間陳亨伯爲
陝西轉運使創經制錢大率添酒價增稅額官賣契
紙與凡公家出納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文其後行
之東南及京東西河北歲入數百萬緡所補不細今
邊事未寧費用日廣請復行之諸路一歲無慮數百
萬計賢於緩急暴斂多矣帝從之至是因經制之
額增析爲摠制錢歲收至七百八十餘萬緡 詔諸
官田佃人願買者聽佃及三十年以上者減價十之

降賊
解散賊徒
專力禦虜
當時宜以
為廟筭無
令各將僕
僕於路

二 以張致遠為戶部侍郎致遠言陛下欲富國強兵大有為於天下願詔大臣力務省節明禁僭侈自宮禁始自朝廷始額負可減者減之司屬可併者併之使州縣無妄用歸其餘於監司監司無妄用歸其餘於朝廷朝廷無橫費日積月聚惟軍須是慮中興之業可致也 三月乙未張浚視師潭州浚以建康東南都會而洞庭據上流恐楊太滋蔓為害請乘其急討之至醴陵釋邑囚數百偕太謀者給以文榜俾招諭諸砦皆驩呼而去於是相率來降 夏四月丁未召解潛還罷諸州鎮撫使先是陳規守德安七年

陳規

賊不敢犯召入朝乞罷鎮撫使帝從之不復除至是

盡罷

壬子封周後柴叔夏為崇義公甲子上皇卒

司馬朴

于金五國城年五十四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為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臣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曰千歲厭世莫遂乘雲之仙四海遏音同深喪考之戚况故宮為禾黍改館徒饋于秦牢新廟游衣冠招魂漫歌于

沈珍

楚些。雖置河東之賦。莫止江南之哀。遺民失望而痛心。孤臣久繫而嘔血。伏願盛德之祀。傳百世以彌昌。在天之靈。繼三后而不朽。金人讀之。亦為之墮淚。爭相傳誦。俗重忠義。不以為罪。是月楊時卒。時字中立。南劍人。胡宏羅從彥皆其弟子。卒年八十三。謚文靖。從彥南劍人。初為博羅主簿。聞時得程氏之學。慨然慕之。及時為蕭山令。從彥徒步往學。見時三日。即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既卒業。歸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學者稱為豫章先生。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

胡宏

羅從彥

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法度之明。莫如周。向使子孫世守文武成康之遺緒。雖至今存可也。又曰。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治小人在朝。則天下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亂又曰。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林甫之奸。則外必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姦。則外必有朱泚之叛。其論士行曰。周孔之心。使人明。

朝廷有過
失緣士夫
夫不正直
李侗

道學。者。果。能。明。道。則。周。孔。之。心。深。自。得。之。三。代。人。才。
得。周。孔。之。心。而。明。道。者。多。故。視。歿。生。去。就。如。寒。暑。晝。
夜。之。移。而。忠。義。行。之。者。易。至。漢。唐。以。經。術。古。文。相。尚。
而。失。周。孔。之。心。故。經。術。自。董。生。公。孫。弘。倡。之。古。文。自。
韓。愈。柳。宗。元。啓。之。於。是。明。道。者。寡。故。視。歿。生。去。就。如。
萬。鈞。九。鼎。之。重。而。忠。義。行。之。者。難。嗚。呼。學。者。所。見。自。
漢。唐。喪。矣。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
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一。於。正。直。而。不。
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
其。議。論。醇。正。類。此。延。平。李。侗。聞。邵。人。羅。從。彥。得。河。洛。

濂溪明道
豫章延平
四君所得
甚深而不
費辭

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畧。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
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
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
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第。子。
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冊。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
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支。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
真。儒。不。復。見。於。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
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
生。之。講。席。有。年。矣。况。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
道。於。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修。行。完。而。潔。擴。之。以。廣。

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
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
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
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於異論
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
得服役於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
大於利祿也抑側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
之禦寒也人有迫於飢寒之患者皇皇焉爲衣食之
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於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
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

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矻矻
爲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
親炙之得於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
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
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
不充而智巧襲揀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朝夕恐懼
不啻如飢寒切身者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
以不肖之身爲先生之累哉從彥令於靜中看喜怒哀
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下之理
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還居山中謝絕世故

延平胸中
有所得故
令靜中觀
看後人以
爲教法失
之

凡四十年其接後學答問不倦嘗曰學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自見學者稱為延平先生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蘇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
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與但見通和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

尊師

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何為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為是豈有修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則前効可考矣况歲月益久虜情益悶必無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事兵家機權有何机權後將關復後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遣蘇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已丑以孟庾知樞密院事戊戌封和州防禦使瑗為建國公就學資善堂趙鼎請以行宮新作書院為資

朱震

曆

黃佐

善堂命建國公聽讀且荐徽猷閣待制范冲兼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贊讀朝論二人極天下之選帝命瑗見之皆設拜後岳飛詣資善堂見瑗退而喜曰社稷得人矣中興基業其在是乎 辛丑命川陝訪求元祐黨人子孫 六月乙巳班統元歷常州布衣陳得一所造也 岳飛大破楊太于洞庭初飛奉命討太而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常顧用之何如耳乃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彌令如山若與之戰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

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復遣子歸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州參政席益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黃佐襲周倫砦殺倫飛上其功遷武功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令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木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朝旨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

楊欽

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是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心腹之托，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全珠劉詵來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太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

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急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太技窮，赴水。牛革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請降。衆凡二十餘萬。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爲軍。果八日而捷書至。潭浚歎曰：岳侯神算也。黃誠取楊太首，挾鍾子儀、周倫詣浚降。湖湘悉平。初，太據洞庭，恃其險，陸耕水戰，樓船十餘丈，官軍仰視不得近。飛謀益造大舟，時薛弼爲湖南

薛弼

運判謂飛曰若是則未可以歲月勝矣且彼之所長可避而不可鬪也今大旱湖水落洪若重購舟首勿與戰遂筏斷江路蒙其上流使彼之長坐廢而精騎直搗其壘則破壞在目前矣飛曰善遂用其策決勝於八日之間先是太自以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嘗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識云

秋七月壬申朔以仇念為沿海制置使 戊寅獎諭岳飛趣張浚還朝已卯孟庾罷以沈與求兼樞密院事甲午韓世忠復鎮淮軍 八月己未下詔示章惇蔡卞詆誣宣仁皇后之罪追貶原官子孫不許在朝

江應辰

九月乙亥賜禮部進士汪應辰及第第一應辰初名洋上特改賜今名時年甫十八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少受知于喻樛既登第知張九成賢請之于樛往從之游所學益進 冬十月乙卯除各路制置大使席益四川李綱江西呂頤浩湖南張浚還自潭州湖湘平浚奏遣岳飛屯荆襄以圖中原乃自鄂岳轉淮東會諸將議防秋之宜帝賜詔趣歸及至勞問曰卿暑行甚勞羣寇就招撫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召對便殿浚進中興備覽四十一篇帝嘉歎置之坐隅 十一月丙戌命張浚視師

金胡沙虎

荆襄川陝 是歲金伐蒙古蒙古在女真之北唐為
蒙兀部亦號蒙骨斯其人勁悍善戰夜中能視以鮫
魚皮為甲可捍流矢金主命萬戶胡沙虎將兵擊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八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六十九 丙辰一年

高宗十

紹興六年 金天會十四年 春正月壬午賜宗子伯玖名璩為

和州防禦使 二月庚子興營田甲寅以折彥質僉

書樞密院事 韓世忠聞劉豫聚兵淮陽即引軍渡

淮傍符離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奮戈潰圍而出

不遺一鏃呼延通與金將牙合孛堇搏戰扼其吭而

呼延通

張俊無王

擒之乘銳掩擊金人敗去遂進兵圍淮陽賊約受圍一日則舉一烽至六烽具舉兀术與劉猗皆引兵至世忠求援於張俊俊以世忠有見吞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之曰錦衣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敵果至殺其導戰二人遂引去世忠復還楚州淮陽之民從而歸者以萬計 沈與求罷 張俊會諸將于鎮江遣張俊屯盱眙韓世忠屯楚州張俊每稱二人可倚大事故並命之世忠至楚披草萊立軍府與士卒同力役夫入梁氏親織箔為屋將士有怯戰者世忠遺以巾幗

梁氏

恤民

設樂大宴俾婦人粧以耻之故人人奮厲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 三月辛未蠲旱傷州縣民積欠錢帛租稅 詔諸路總領諭民投買戶絕沒官及江漲沙田海退泥田 夏四月甲辰劉豫陷唐州 丙午起復岳飛為京湖宣撫副使飛以母喪扶櫬還廬山累表乞終制不許 五月癸未禁淮南州縣收額外襍色租 直學士院朱震奏謝良佐親傳道學舉世莫及遭禁錮而歿諸子衰替乞特官一子以奉其祀帝遂以謝克念補右廸功郎 六月乙巳朔地震甲寅張浚撫師淮上遣劉光世屯廬州岳飛

恤民

謝良佐

謝克念

屯襄陽楊沂中屯泗州 秋七月癸巳以郭浩為永

興安撫使邵隆知商州聽浩節制經理商虢 劉光

陳公輔

世復壽春 八月庚子吏部員外郎陳公輔言今日

之禍實由公卿大夫氣節忠義不能維持天下國家

平時既無忠言直道緩急詎肯伏節歿義豈非王安

石學術壞之邪安石政事壞人才學術壞人心三經

字說詆誣聖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春秋正名分定

褒貶俾亂臣賊子懼安石使學者不治春秋史漢載

成敗安危存亡理亂為世龜鑒安石使學者不讀史

漢揚雄不死王莽之篡而著劇秦美新之文安石乃

曰雄之仕莽合於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馮道事四

姓八君安石乃曰道在五代時善避難以存身使公

卿大夫皆師安石之言宜其無氣節忠義也疏入帝

大喜授左司諫賜三品服 癸卯四川都轉運使趙

開罷時吳玠為宣撫副使專治戰守於財計不問盈

虛一切以軍期趣辦于開開數以饋餉不繼訴于朝

亦自劾老憊求去朝廷為之交解乃以席益為制置

大使位宣撫副使上州軍馬並隸大使司邊防重事

仍令宣撫司處置益至四川頗侵用軍期錢開復訴

于朝又數增錢引而軍計猶不給朝廷以開益不協

埋軍儲

乃召開赴行在而以李迨代之自金人犯陝蜀開職
饋餉軍用無乏其後計臣屢易於開經畫無敢變更
然茶鹽摧酷奇零絹布之征遂為蜀常賦則開所作
備也益尋以母喪亦去帝問胡交修孰可守蜀者交
修以從子世將對遂以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世
將胡世將在蜀五年號為名帥 監階州草場苗亘以賊敗
有詔從黥中書舍人呂本中奏近歲官吏犯賊多至
黥籍然四方之遠或有枉濫何由盡知異時察其非
辜雖欲拔拭其可得乎若祖宗以來此刑嘗用則紹
聖權臣當國之時士大夫無遺類久矣願酌處常罰

張浚荐秦
檜貽笑萬
世檜與秦
通又矣不
知則不明
忠知之則不

毋令奸臣得以藉口於後世從之 丁未以秦檜為
行營留守孟庾副之時張浚奏東南形勢莫重於建
康實為中興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懷憤
惕不敢暇逸而臨安僻在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則
不足以號召遠近繫中原之心請臨建康撫三軍以
圖恢復會謀報劉豫將南寇趙鼎議幸平江帝從之
遂命檜庾留守並參決尚書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
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
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用事 岳飛遣王貴等
攻虢州下之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數萬張浚曰飛

杜梁典

楊再興

措畫甚大。今已至伊洛。則太行一帶。山砦必有應者。已而忠義杜梁典等果歸之。飛遣楊再興進兵至長水。及偽齊李成孔彥舟連戰皆捷。至蔡州。克其城。九月丙寅朔。帝發臨安。時偽齊屯兵窺唐州。岳飛檄劉豫曰。契勘偽齊僭號竊據汴都。舊秦臺臣累蒙任使。是宜執節效死。圖報國恩。乃敢背弃君父。無天而行。以祖宗涵養之澤。翻爲仇怨。率華夏禮義之俗。其事腥羶紫色。餘分擬亂。正統想其面目。何以臨人。方且妄圖襄漢之行。欲窺川蜀之路。專犯不韙。自速誅夷。我國家厄運已銷。中興在即。天時旣順。人意悉

諧。所在皆賈勇之夫。思共快不平之忿。今王師已盡。歷淮泗。東過海。沂驛騎交馳。羽檄疊至。故我得兼收南陽智謀之士。提大河忠孝之人。仗義以行。乘時而動。金洋之兵。出其西。荆湖之師。繼其後。雖同心一德。足以吞彼國之梟。羣然三令五申。豈忍殘吾宋之赤子。爾應陷沒州縣。官吏兵民等元。非本意諒。皆脅從。屈于賊威。歸逃無路。我今奉辭伐罪。拯溺蘇枯。惟務安集。秋毫無犯。儻能開門納款。肉袒迎降。或願倒戈。以前驅。或列壺漿而在道。自應悉仍舊貫。不改職業。盡除戎索。咸用漢條。如或執迷不悟。甘爲叛人。嗾桀

童先

犬以吠堯。詈獵師而哭虎。議當躬行天罰。玉石俱焚。禍並宗親。辱及父祖。挂今日之逆黨。遺千載之惡名。順逆二途。蚤宜擇處。兵戈既逼。雖悔何追。謹連黃榜。在前各令知悉。飛遣王貴董先等攻破之。飛因奏進取中原不許。癸酉帝次平江。壬午岳飛以孤軍無援還鄂州。冬十月丁酉劉麟劉猷分道寇淮西。先是劉豫聞張浚會諸將于江上。榜其罪逆。將進兵討之。告急于金。請先出師南侵。而乞師救援。金主亶召諸將相議之。蒲盧虎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以開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守。

金蒲盧虎

既不許又無援已付中助於一擲劉豫密囑秦檜耳

張宗顏

兵連禍結。愈無休期。從其請則豫收其利。敗則我受其弊。况前年因豫出師。嘗不利于江上矣。奈何許之。金主遂不許豫。而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僉鄉兵三十萬。分三道入寇。麟率中路兵由壽春。以犯合肥。猷率東路兵由紫荆山。出渦口。以犯定遠。孔彥舟率西路兵由光州。以犯六安。時張俊楊沂中韓世忠岳飛劉光世分屯諸州。而沿江上下無兵。趙鼎深以為憂。移書張浚。欲令俊與沂中同保合肥。浚以為然。乃遣沂中張宗顏等分道禦之。且令沂中趣濠州。以與張俊合。因謂沂中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

利合不利
分惟此時
為然

功。會邊報日急。張俊欲弃盱眙。劉光世欲舍廬州。皆張大賊勢。以聞浚。以書戒二將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為哉。今日之事。有進戰無退保。及劉麟進逼合肥。趙鼎曰。今賊渡淮。當急遣張俊合光世之軍。盡掃淮南之寇。然後議去留。帝善之。然慮俊光世不足任。因命岳飛盡以兵東下。而手札付浚。令俊光世沂中等還保浚。上言。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之險。與賊共有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賊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正當合兵掩擊。可保必勝。若

必會謀

一有退意。則大事去矣。且岳飛一動。襄漢警何所恃乎。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有所觀望也。帝手書報浚曰。非卿識高慮遠。何以及此。山是異議。乃息沂

檢在內力主

中兵至濠。光世已舍廬州。將趣采石。淮西大震。浚聞之。令呂祉馳往。光世軍諭之曰。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不得已。復還廬州。與沂中俊等相應。劉猷軍至淮東。為韓世忠所阻。乃引趨定遠。劉麟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次于濠。壽之間。張俊以兵拒之。猷率眾犯定遠。欲趣宣化。以寇建康。沂中以兵二千進禦。與猷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恐孤軍深入。為王師所

襲乃欲趨合肥與麟合而後進至藕塘沂中復遇之
猊據山列陣矢下如雨沂中急擊之使統制吳錫率
勁卒五十突入其軍猊衆潰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而
自以精騎衝其脅大呼曰賊破矣賊衆錯愕駭視張
宗顏自泗來乘背擊之張俊大軍復與戰于李家灣
賊衆大敗橫尸滿野猊以首抵謀主李愕曰適見髯
將軍銳不可當果楊殿前也即與數騎遁去沂中躍
馬叱之餘衆皆怖而降麟在順昌聞猊敗亦拔砦去
沂中及王德乘勢追麟至南壽春而還孔彥舟亦解
光州而去時岳飛自破曹成平楊么凡六年皆盛夏

王德

行師以致目疾至是逾甚及一聞召命即日啓行未
至麟敗帝語趙鼎曰劉麟敗北不足喜諸將知尊朝
廷爲可喜遂賜飛札言敵兵已去淮卿不須進發飛
乃還軍金人聞劉豫敗來詰其狀始有廢豫之意
西遼耶律大石歿子夷列幼遺命其后蕭氏權國
稱制號感天皇后十二月甲午朔張浚還自鎮江
入見請幸建康趙鼎請還臨安戊戌韓世忠敗金人
于淮陽壬寅趙鼎罷初張浚在江上遣參議軍事呂
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
卿不和必呂祉也旣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

臣初與浚如兄弟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與折彥質請帝回蹕臨安浚奏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三歲之間陛下一再臨江士氣百倍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得河南固易爾能保金人不內侵乎且光世累世為將將卒多出其門無故而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知紹興府鼎與浚為相政事先後及人才所當召用者條而置之座右次第奏行之故列要津者多一時

之望人號為小元祐帝嘗親書忠正德文四字及尚書一帙賜之曰書載君臣相戒飭之言所以賜卿欲共由斯道鼎頓首謝 丙午折彥質罷辛亥以張守參知政事 尹焞應召自涪就道為文祭程頤而後行先是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帝渡江始召焞左司諫陳公輔上疏言今世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之學相率從之倡為大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孟軻傳之順頤自是伊川失言處遂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師伊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

公輔不終

毀程學

通鑑卷之六十九
宋紀
九
士大夫捨此皆非也。乞禁止之。詔：今士大夫之學，一以孔孟爲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時用。臣寮所奏，可布中外。使知朕意。時方召焯，公輔之意，蓋有所指云。焯至九江，上奏曰：臣僚上言程頤之學，惑亂天下。焯實師頤，垂二十年。學之既專，自信甚篤。使焯濫列經筵，其所敷繹，不過聞于師者。舍其所學，是欺君父，加以疾病衰耗，不能支持，遂留不進。張浚薦焯，拒劉豫之節，其所學所養，有大過人者。乞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送至國門，復以疾辭。上曰：焯可謂恬退矣。詔以秘書郎兼說書，趣起之。

宋元通鑑卷第六十九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七十 丁巳一年

高宗十一

紹興七年 金天會十五年 春正月癸亥朔帝在平江詔移蹕

建康癸未以陳與義叅知政事沈與求同知樞密院

事乙酉以張浚兼樞密使自元豐改官制樞密院不

置使至是復置 丁亥何夔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

及寧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

以日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陛下揮淚而起。歛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還而上疏曰。陛下思慕兩宮。憂勞百姓。臣每感慨誓殲敵讐。十年之間。親養缺然。爰及妻孥。莫之私顧。亦欲遂陛下孝養之心。拯生民於塗炭。昊天不弔。禍變忽生。使陛下抱無窮之痛。罪將誰執。念管陝蜀之行。

此疏諸大臣宜連名

陛下命臣曰。我有大隙于北。刷此至耻。惟爾是屬。而臣終隳成功。使敵無憚。今日之禍。端自臣致。乞賜罷黜。帝詔浚起視事。浚再疏待罪。不許。時帝遇朔望。猶率羣臣遙拜淵聖中丞廖剛言。禮有隆殺。兄爲君。則君之已爲君。則兄之可也。但歲時行家人禮于內庭。從之。剛始深探上意。善於逢迎矣。以秦檜爲樞密使。吏部侍郎呂祉奏瑞安知縣李處廉專事貨賂。交結權勢。刻程頤著述。徧遺朝士。以干譽。近乃犯賊繫獄。遠近傳笑。乞榜諸路。勿得見影。疑形。以毀程學從之。二月癸巳朔日食。庚子詔以王倫爲奉迎梓

宮使如金納幣 三月丁卯以呂祉爲兵部尚書參謀都督府軍事張宗元爲參議官辛未帝至建康起居舍人呂本中奏曰當今之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卹民隱講明法度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科須日繁閭里告病倘有水旱之絕姦宄竊發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大抵獻言之人與

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酌事不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秋毫之實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又奏江左形勢如九江鄂渚荆南諸路當宿重兵臨以重臣吳時謂西陵建平國之藩表願精擇守帥以待緩急則江南自守之計備矣 戊寅以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己卯遙尊宣和皇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已講和正爲此爾至是從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 甲申劉光世罷光

張守

世在淮西素無紀律張浚言其沉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意氣怫然乞賜罷黜會光世引疾請解兵柄乃拜少師萬壽觀使奉朝請以其兵隸都督府浚因分爲六軍命呂祉往節制之張守曰必欲改圖須得聞望素高能服諸將之心者乃可祉不可用也浚不從夏四月戊戌修濬建康城池以賊徒田舍及逃田充官莊其沒官田依舊出賣丁未岳飛乞終喪先是飛自鄂入見拜太尉繼除宣撫使以王德郛瓊兵隸之帝詔德瓊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見帝數論恢復之略疏言金人所以立劉豫蓋欲荼毒

檜陰謀已
久向未遽
下手如鷲
鳥之伏也

中原以中國攻中國彼得以休息觀釁耳臣願陛下假臣月日提兵趨京洛據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叛將叛將既還遣王師前進豫必弃汴而走河北京畿陝右可以盡復然後分兵濬滑經畧兩河如此則逆豫成擒金人可滅社稷長久之計實在此舉帝曰有臣如此朕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復召至寢閣命之曰中興之事一以委卿飛方圖大舉會秦檜主和議忌之遂不以德瓊兵隸飛詔飛詣張浚議事浚謂飛曰王德淮西軍所服浚欲以爲都統而命呂祉以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德與鄜瓊素不相

知人

浚無學問故潦倒至此然所存槍白應逐飛又情理所必至也

張宗元

下。一旦握之在上，則必爭。呂尚書不習軍旅，恐不足服衆。浚曰：張俊、楊沂中如何？飛曰：張宣撫，飛之舊帥也。其人暴而寡謀，尤瓊所不服。沂中視德等耳，亦豈能御此軍哉？浚艱然曰：固知非太尉不可。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豈以得軍為念哉？飛既與浚忤，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終喪服以張憲攝軍事。步歸廬山，詔不許。庚戌，張浚累陳岳飛積慮專在併兵，奏牘求去，意在要君，遂命張宗元權宣撫判官監其軍。

論曰：宋南渡諸將所可倚以成恢復之功，建中興

之業者，自岳飛之外，蓋不多得。豈直奮勇善戰而規為措置，亦自有大過人者。秦檜奸臣，主和誤國，其忌飛也固不容誅矣。張浚負一時之望，乃亦謂其意在要君，此何說哉！愚嘗合其殺曲端之事而觀之，其心事固未可知。而休休有容之量，恐亦不能如古之所謂一个臣也。

五月，張浚薦胡安國。帝召之，將行，聞陳公輔乞禁程頤之學，乃上疏曰：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頤兄弟始發明之，然後知其可學而至。今使學者師孔孟而禁從順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於易，因理以明象。

而知體用之一原。於春秋見於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諸經語孟皆發其微旨。而知其入德之方。則狂言怪語。豈其文哉。孝弟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顧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著書立言。公卿大夫所欽慕而師尊之。及王安石蔡京等曲加排抑。故其道不行。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之封爵。載在祀典。仍詔館閣哀其遺書。羽翼六經。使邪說者不得作。而道術定矣。疏入。公輔與中丞周祕侍御史石公揆交章論安國學術頗僻。除知永州安國辭遂與提

舉萬壽觀

六月乙巳沈與求卒與求字必先湖州

德清人與求被遇歷御史三院知無不言前後幾四百奏帝以其諳練通達克已聽納及卒謚忠敏丙辰岳飛因累詔趣還不得已趨朝待罪帝慰遣之及張宗元還言將和士銳人懷忠孝皆飛訓養所致帝大悅復遣還鎮飛至鎮奏言比者寢閣之命咸謂聖斷已堅何至今尚未決臣願提兵進討順天道因人心以曲直爲老壯以逆順爲強弱萬全之效可必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地願建都上游用漢光武故事親率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所向人人用命

劉豫失所恃

金誅其尚書左丞高慶裔 秋七月粘沒喝以憂
歿初金主吳乞買召粘沒喝為相以訛里朶代守雲
中粘沒喝遂失兵柄蒲盧扁欲挫粘沒喝因其所善
高慶裔以賊敗下獄粘沒喝乞免官為庶人以贖其
罪金主不許慶裔臨刑粘沒喝哭與之別慶裔曰公
早聽我言豈有今日蓋慶裔嘗教之反凡粘沒喝之
黨連坐者甚眾粘沒喝恚悶絕食縱飲而歿 八月
乙未以張俊為淮西宣撫使 以王德為淮西都統
制酈瓊副之瓊與德素等夷不相下及呂祉還朝德
瓊列狀交訴于都督府及御史臺乃詔德還建康仍

呂祉激變

命呂祉往廬州節制之祉至廬州瓊又訟德祉諭之
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
倘能立功雖大過亦闕畧况小嫌邪當為諸公辯之
保無他虞瓊等感泣事小定祉乃密奏乞罷瓊及統
制靳賽兵權書吏漏語于瓊瓊令人遮祉所遣郵置
盡得祉所言大怨怒會聞朝廷命楊沂中為淮西制
置使劉錡為副召瓊赴行在瓊大懼遂謀叛諸將晨
謁祉瓊袖出文書示中軍統制張璟曰諸兵官有何
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祉大驚欲走不
及為瓊所執璟及兵馬鈐轄喬仲福統制劉永衡皆

叛將

吳氏

不速討劉
豫與鄴瓊
并秦檜謀

歿之瓊遂帥全軍四萬人渡淮降劉豫擁社北去距淮三十里社下馬立謂瓊曰劉豫逆賊我豈可見之衆逼社上馬社罵曰歿則死於此又諭其衆曰劉豫逆臣爾軍中豈無英雄乃隨鄴瓊去乎衆頗感動凡千餘人環立不行瓊恐搖動衆心急策馬先渡社遂遇害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社妻吳氏持帛自縊以殉葬聞者哀之劉錡吳錫以兵追瓊不及不還社字安老建陽人宣和初上舍釋褐歷官所至有聲至是死難 詔張俊自盱眙移屯廬州於是張浚始悔不用岳飛言飛乞進討瓊不許詔駐師江州爲

淮浙援

初鄴瓊擁呂社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

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九月甲子上太上皇廟號曰徽宗太后曰顯肅丁卯韓世忠張俊入見乃命俊自盱眙移屯廬州 壬申張浚罷浚總中外之政帝委任寔專事無巨細必以咨浚賜諸將詔往往命浚草之及鄴瓊叛呂社死浚不安因力求去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檜則善矣近與共事頗覺其闇

帝曰然則用趙鼎爾浚曰得之矣 初靖康之難粘
罕駐軍青城欽宗出狩留而未返時有汪若海者以
太學生上書粘罕請息兵講好奉還少帝其書慷慨
激發反復數百言中有云下令如流水之源順人心
也元帥亦知人心之所歸乎昨南門之下有一老父
年且九十偃僂扶杖揮淚而言曰我生之初尚及仁
宗我生之末乃遇聖君因望行在而顧衆曰今上寬
仁似在宋汝等當以死事吾老無能爲也今日當先
死以爲諸公勸城中聞之不問老少無不歔歔流涕
皆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人心如此天意可知元帥

豈可不承于天不和於人哉粘罕雖不聽然亦不罪
也當時圍城中大小臣工噤不敢出一語而忠義奮
激乃出于一儒生里父則平時肉食以謀人之國者
果何如人哉帝嘗書若海名諭浚曰似此人才卿宜
收拾會浚去國不果召 丙子以趙鼎爲尚書左僕
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時上皇未祔廟太常少卿吳
表臣奏行明堂之祭翰林學士朱震因上言王制喪
三年不祭惟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書夏五
月乙酉吉禘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
景德二年真宗居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遂享太廟合祀天地于圜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專行以日易月之制，可也。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臺諫禮官參議，卒用御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震謝病乞祠，尋卒。震字子發，荆門軍人。舉政和進士，深於易學，博洽詳雅，以廉正稱。冬十月丁酉，張浚既去位，言者論之不已。至引漢武誅王恢爲比，欲遠竄之。會趙鼎乞降詔安撫淮西，帝曰：「俟行遣張浚，朕當下罪已之詔。」鼎言：「浚已落職，帝曰：『浚罪當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功，帝曰：『功過自不相掩。』」已而內批出，浚謫嶺南，鼎留不下。明日，約同列救

得休

解帝怒，未釋鼎力，懇曰：「浚罪不過失策，爾凡人計慮，豈不欲萬全，倘因一失便寘之歿地，後有奇謀秘計，誰復敢言者？此事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張守亦以爲言，帝意解，遂以祕書少監分司西京、永州居住。李綱聞之，馳奏曰：「臣竊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恢事，以爲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談兵，忠義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風而無堅城，陛下將誰與立國哉？浚措置失當，誠爲有罪，然其區區狗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假，以責來效，不報。」閏月丙寅，涪州處士尹焞入見，命爲祕書

郎兼說書 是月張俊弃盱眙還建康 金人襲汴
執劉豫廢為蜀王初豫由粘沒喝高慶裔得立故奉
二人特厚兀术及諸將多憾之豫兵敗藕塘金人欲
廢豫及粘沒喝死岳飛因遣間齎蠟書與豫約同誅
兀术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於是廢豫之意益決
會豫請立麟為太子金主直曰徐當咨訪河南百姓
豫雖意沮而猶日遣使乞師南侵金乃建元帥府于
太原令豫兵悉聽節制而以東拔為左都監屯太原
捷不也為右都監屯河間復分戍陳蔡汝亳賴許諸
郡至是尚書省奏豫治國無狀金主遂令捷懶兀术

偽稱南侵以襲之將至汴遣人召劉麟渡河議事麟
以二百騎至武城兀术麾騎翼而擒之遂馳入汴豫
方射講武殿兀术從三騎突入東華門下馬逼豫出
見因執其手偕至宣德門強乘以羸馬露刃夾之囚
于金明池翌日集百官宣詔責豫而廢之其詔有曰
建爾一邦迨茲八稔尚勤兵戍安用國為乃以鐵騎
數千圍宮因遣小校巡閣巷問宣言曰自今不僉汝
為軍不取汝免行錢為汝敲殺貌事人請汝舊主少
帝來由此人心稍安置行臺尚書省于汴以張孝純
權行臺左丞相胡沙虎為汴京留守李儔副之諸軍

忠是邪說
亂人主意
在二帥

悉令歸農聽宮人出嫁得金一百二十餘萬兩銀一
千六百餘萬兩米九十餘萬石絹二百七十萬匹錢
九千八百七十餘萬緡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
魯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焚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
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豫語塞與家屬徙臨潢岳
飛奏乘廢劉豫之際擣其不備長驅以取中原韓世
忠亦上疏言機不可失請全師北討皆不報 十二
月癸未王倫還自金初倫將還撻懶送之曰好報江
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言金人許還
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金人能從朕

宋朝天之
生小人也
與入主之
用小人也
如日用飲
食然

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祕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
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
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
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他盜今方且肆赦
中外褒寵將帥以為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忘積年
之耻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
可畏也方朝廷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
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
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
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蒙之所以可畏也

出汪應辰

金曆

臣願勿以和好為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
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
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徑一室蕭然饘粥不繼人不堪
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修身講學為事 丁亥復遣
王倫奉迎梓宮于金 是歲金初用大明曆司天楊
級所造也

宋元通鑑卷第七十

趙善氏

